

孤儿

〔苏〕尼古拉·杜波夫 著

林树彪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孤 儿



● [苏] 尼古拉·杜波夫 著

● 林 树 彤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孤 儿

〔苏〕尼古拉·杜波夫 著

林树影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7.438印张 插页7 29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号: 10113·393 定价: 2.65元

本书主要人物表

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戈尔巴乔夫——即本书主人公廖什卡的全称。孤儿。

特洛沙——廖什卡的表姨父。

丽季娅·库兹明尼奇娜——廖什卡的表姨。

米奇卡——廖什卡在故乡罗斯托夫的好朋友，六年级学生。

阿历克塞·叶罗费叶维奇——“加斯迪罗”号轮船上的大副。

阿纳托里·季米特里耶维奇——“加斯迪罗”号轮船上的二副。

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加斯迪罗”号船长。

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鲁莎柯娃——保育院女院长，原先是学校老师，本书的又一主人公。

奥尔迦·瓦西里耶芙娜·诺沃谢洛娃——教育局女局长。

叶菲莫夫娜——保育院女厨师。

吉拉·罗日科娃——保育院的女孩子，七年级学生。

克谢尼娅·彼得洛夫娜——高班的女保育员。

阿娜斯塔霞·费多罗夫娜——保育院劳作女教员。

塔拉斯·戈洛维茨——保育院的男孩子，六年级学生。

维奇卡（维佳）·古逊——廖什卡的新朋友，七年级学生，市委书记古逊之子。

加莉娜·费朵洛夫娜——七年制学校女校长。

索尼娅——古逊书记家的保姆。

伊凡·彼得洛维奇·古逊——市委书记，维奇卡之父。

谢尔盖（谢辽沙）·洛曼诺夫——维奇卡的同学，邻居。

威特柯夫斯基——好打架生事的学生。

西玛·巴甫洛娃——保育院的女孩子，六年级学生。

乌斯金·查哈罗维奇·普里霍季柯——老农，在保育院当劳动课指导。

壤娜——保育院的女孩子，人称“大个子哑吧”，六年级学生。

加莉雅——乌斯金·查哈罗维奇的儿媳。

阿拉·茹柯娃——保育院女孩子，少先队中队委主席，后来上了中专。

雅沙·布鲁克——保育院的男孩，七年级学生。

瓦列里·列罗乌斯——保育院的一个淘气男孩，外号“丁钩儿”，六年级学生。

米佳·叶尔绍夫——保育院男孩，后接替阿拉当中队委主席，七年级学生。

叶丽沙维塔·伊凡诺夫娜·德洛兹久克——先是保育院新来的女保育员，后到教育局工作。

多利亚·沙甫琴柯——保育院的男孩。

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保育员克谢尼娅·彼得洛夫娜的丈夫。

米哈依尔·哈利东诺维奇·舍尔什涅夫——“奥尔忠尼启则钢铁厂”厂长，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

叶列缅柯——钢铁厂属下的第三技工学校校长。

娜达莎·树莫娃——维奇卡的女同学，维奇卡称她为“天气女神”。

尤里（尤尔卡）·特雷赫诺——廖什卡同班同学。

维肯季·巴甫洛维奇·福缅科——学校的男教师。

加耶夫斯基——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

尼娜·阿历克山德罗夫娜——廖什卡的班主任。

柯斯佳·巴甫洛夫——新调来的少先队总辅导员，接替加耶夫斯基。

目 录

第一部 出 逃	(1)
一、别了，故乡	(3)
二、廖什卡终于出逃了	(25)
三、遇到了好心人	(40)
四、海上航行结束了	(62)
五、保育院里的头三天	(84)
六、新朋友维奇卡	(102)
七、发射宇宙火箭	(121)
八、女院长的烦恼	(135)
第二部 新 家	(145)
九、“小马倌”塔拉斯	(147)
十、乌斯金大叔的遭遇	(160)
十一、廖什卡和“丁钩儿”打架了	(176)
十二、一次不小的考验	(198)
十三、孩子们心中有杆秤	(224)
十四、建议办个小工场	(245)
十五、教育局长不支持	(262)
十六、在最高苏维埃代表那里	(271)

十七、水上运动站.....	(285)
十八、小工场办成了.....	(299)
十九、多利亚罢工了.....	(311)
二十、廖什卡又上学了.....	(322)
二十一、维奇卡的内心痛苦.....	(345)
第三部 船 长	(359)
二十二、出人意料的建议.....	(361)
二十三、生日晚会.....	(375)
二十四、瓦列里想当演说家.....	(386)
二十五、维奇卡的表白.....	(394)
二十六、大副的来信.....	(405)
二十七、“夫图轮”的密码.....	(421)
二十八、逼 供.....	(438)
二十九、一场唇枪舌剑.....	(451)
三十、吉拉，好样的！.....	(466)
三十一、真理是藏不住的.....	(478)
三十二、他们大家多么好啊！.....	(491)
三十三、新来的辅导员.....	(507)
三十四、阿拉就这样走了.....	(516)
三十五、乌斯金大叔，再见！.....	(526)
三十六、船长们，全速前进！.....	(536)
译后记	(549)



第一部 出 逃



在桌子上，盖着被单。忽然她的身子好象变长了；她的脸近两星期以来都是通红通红的，现在却十分苍白，冷冰冰的，一点也不象她的脸孔。廖什卡望着她，心中很害怕，可是又不敢望旁边，因为那样就更可怕了。他的泪花映出了五颜六色的薄雾，遮住了母亲的脸孔和周围的一切。人们的声音嗡嗡响，模糊不清。他的记忆中好象只留下这五颜六色的薄雾和模糊的声音了。可是过了一些日子，他发现，他当时看到和记住的，远非这些。

他想起，当时他的一个邻居大婶同雨季娅表姨坐在一旁，痛苦地瘪着嘴唇，在嘀咕着什么，一会儿望望妈妈，一会儿瞧瞧廖什卡。而特洛沙姨父却在房里东张西望，踱来踱去，鬼鬼祟祟地摸摸家具。

他坐了下来，两手按着膝盖，低声说道：

“家具么，当然，不见得值多少钱，还马马虎虎，反正……”

“家具代替不了亲娘，”邻居大婶叹气道，“该怎么安排他呢？送去保育院吗？”

“送孤儿院吗？”特洛沙姨父问道。而表姨却期待地望着他。

“现在没有孤儿院，是叫保育院。”

“一码事儿，都差不离，”姨父说着，又一次看看房间。“没有孤儿院我们也能对付得了。”

“对，我们是有能力的。”表姨附和着说。“我们会好好收养他的，又不是外人……”

邻居大婶把廖什卡带回家，给他吃东西，让他睡下。

第二天安葬母亲。一辆普普通通的大车驶进了院子，棺材放到了车上。邻居大婶对特洛沙讲了什么，可他却挥挥手说：

“我这种地位的人能去请牧师吗？吹鼓手也没必要——又不是婚礼。这些吹鼓手吹打半个钟头，要付出一大笔钱呢。”

走在大车后面的是邻居大婶、丽季娅表姨和妈妈的两个女同事。邻居大婶和女同事擦着眼泪，丽季娅表姨有时也用手绢擦擦眼泪。特洛沙姨父呢，手心里捏着帽子，背着双手，在一旁庄重地走着。帽子耷拉到耳朵下的车夫在车旁走着。由于无事可做，他边走边用鞭子试图刮去车轮上干了的泥。特洛沙姨父忧心忡忡地摸摸秃脑袋——心想，太阳不会烤焦吗？——于是又戴上了帽子。

看到这一切，廖什卡感到十分痛苦，他为自己和妈妈感到悲怜，以至泪水又蒙住了他的双眼，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抓住大车的边沿，以免绊倒。他就这样走完了这段路程。

在墓地上特洛沙姨父同车夫争吵起来——车夫不

愿填土埋棺材。特洛沙姨父自己也不愿干。他把墓地看守人叫来，然后庄严地把一撮土撒在棺材盖上，就瞧着看守人习以为常，漫不经心地给坟墓填土。

“就是说，”姨父对嚎啕大哭的廖什卡说“呃，现在你的新生活开始了。可要适应适应罗！”

新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姨父姨母退了他们从前租赁的房间，搬到廖什卡这儿来了。

“房子是小了点儿，可总要有主人照管呀。”特洛沙姨父对来看望新房客的邻居大婶解释着。

房子的确不大——一个房间，一个厨房。妈妈以前睡在大床上；廖什卡睡在小木床上。现在呢，大床由姨父姨母占据了，小木床被姨母蒙上了毯子，当做沙发用，而廖什卡却被安置到厨房去了。廖什卡对此反倒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少在他们跟前露脸，这就更自由自在，更好过些。

妈妈的女同事来过两三次。她们询问他过得怎么样，姨父姨母有没有亏待他，还记得妈妈吗。一说起这些，她们就哭泣。特洛沙姨父走进厨房，抚摸着廖什卡的脑袋，说他一定要把这小东西抚养成个人样儿来，他一直待在那等到她们离开。以后女同事们也就不再来了。

每当有熟人来，问起这个收养的孩子时，他们总是谈到一定要把廖什卡培养成个人样儿的话来。

“孤儿啊，”丽季娅表姨怜惜地紧闭嘴唇说道：“是我的表姐的儿子，我们绝不把他送去保育院，难道我们还养不起他吗？”她一再地说。“我们要象亲生孩子一样培养他……”

“呃，他是我的亲属，虽然是隔了一层……”表姨父说。“可我们既然收养了，就一定要抚养成人。譬如说，将来当个出纳会计什么的。这不用学多久，可是个挺合适的职业。如果他脑袋瓜灵，当个出纳会计，还可以成大事哩。钱要过他手，看吧，什么东西还可以在手上沾上一点儿……”

特洛沙表姨父自己没当出纳会计，可是廖什特觉得，他的手可够那个的，什么东西一到手总是要沾上一点。别看他的手指头短短的，却轻巧麻利，手指上和腕骨上长满红色的茸毛。这双手老是不停地东摸摸西敲敲，如果近旁没有什么东西，两只手就搓来搓去，好象在点钞票一样。

特洛沙表姨父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钞票，并且十分虔诚地信仰钱财的巨大威力。

“钱，不是上帝，可也能顶得半个上帝。”他这样说。并且在同人交往中他特别注意人家的一种能耐，灵活和弄钱的本事。他非常尊敬那种会弄钱的人，而对另外的人，就不屑一顾了，认为他们都是糊涂虫。虽然这种话他只是在家里说说，而在公开场合

他总装得既大公无私又埋头苦干的样子。他穿着一件军装，象个负责干部那样，其实他只是个食堂管理员。当着别人的面他笑脸相迎，拍马讨好；而到了家里却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说的话不堪入耳。

“说话不费本钱，用不着舍不得。”他说，“从前么，谁有钱，谁就受人尊敬；现在呢，要想捞钱，就应该取得信任。可怎么样去取得信任呢？要靠耍嘴皮儿，就是说，要多说好听的话。”

好听的话他真的没少说，从他嘴里说出的花言巧语，好象是从破布袋里漏出来的一样，没完没了。他自己能编造出五花八门的顺口溜和俏皮话。虽然它们都是些愚蠢的废话，而他自己却十分得意，所以很高兴喋喋不休地重复它们，欣赏他自己那张能说会道的巧嘴。

特洛沙姨父经管食堂的事，还有其它一些什么事情。他同朋友们低声地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把廖什卡打发到厨房去之后才谈的。丽季娅表姨老是忙她自己的事儿。她常常同时找几个医生看病；尽管这样，她还是发胖了，并且久不久就要改缝自己的衣服，还要做新的穿。因为她的疾病很多，衣服也很多，所以她从早忙到晚。九月份，她到索契去疗养，没想到这对她反而更糟，因为她回来时没有一件衣服穿得上了，只好又做新的。

特洛沙姨父有时对她说：

“雨季娅呀，你的脊梁象马背啦，越长越宽罗。”

“你知道，我心脏有毛病……”雨季娅表姨委屈地回答，还特别强调一下“心”字。

“心脏归心脏，你不会少吃点吗，可别吃炸了……”

这样，就没有谁来照料廖什卡了。这倒使廖什卡顺心如意，自得其乐。夏天他同伙伴们跑到顿河去，或是郊外去，那里有许多弯弯曲曲的、崩塌了的战壕工事。据说，有一个小孩运气真好，捡到了一支生了锈的没有板机的，却还很新的“TT”手枪。那里，生了铜绿的子弹壳多得很，甚至还可以捡到装有火药的子弹。冬天，廖什卡去上学。他的成绩中等，不很好，也不太差，以免学校把表姨父和表姨叫去，那他们就会找他的麻烦了。五年级的伙伴们都跟他要好，他们一起游逛，一起跑去看电影。廖什卡很快就学会向过路人讨钱买电影票。这简单得很：只要走近刚从前线回来的战士，或是同姑娘在一起的小伙子，你就双眼盯住他们，苦苦哀求就行了。

“好叔叔，请给我二十戈比吧，我买电影票不够钱了。”

小伙子们不愿在女朋友面前显得吝啬小气，所以总是肯掏钱的；遇上当过兵的就更好办。战争是在一